

雪夜

A Snowy Night



贺耀飞 著

草原在挖掘机的履带前
大片消亡
野兽们饥饿着
逃离故乡

我这头大漠苍狼
已不再嗜血如狂

透过丛林
遥望物质时代
我看见一滴滴腥红的 鲜艳的
奔跑着的 跳跃着的血液
在草尖上荡漾

还会有吗
我的食肉欲望

——漠南苍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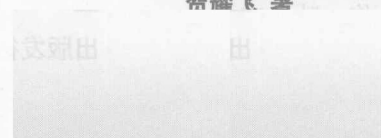
上海三联书店

雪夜

A Snowy Night



贺耀飞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雪夜 / 贺耀飞著.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9.8

ISBN 978-7-5426-3110-7

I. 雪... II. 贺...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8660 号

雪 夜

著 者 / 贺耀飞

责任编辑 / 戴俊叶庆

装帧设计 / Metiz 灵动视线
TEL: 010-66991452

监 制 / 研 发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 × 965 1/16

字 数 / 200 千字

印 张 / 15

ISBN 978-7-5426-3110-7/I · 436

定 价: 38.00 元

一名铁路工人的孤独吟唱（序一）

贺耀飞

我的家乡是内蒙古的鄂尔多斯，不仅有“鄂尔多斯羊绒衫温暖全世界”的美名，更因“羊、煤、土、气”（羊毛和羊绒，煤炭、稀土、天然气）而闻名全国，现在不仅号称人均收入全国第一，而且据说是全国亿万富翁最多的地方。富到什么程度呢，家家结婚要车队，前头黑色“悍马”，然后是白色宝马，劳斯莱斯和普通奔驰也只能凑合着用，至少也要十辆车。据说有家煤老板全家每人一辆车，奔驰、宝马打了一院，可是没有一个人会开车，先把车拿车罩盖住，慢慢再花钱一人买一本驾驶执照。

发财有什么不好吗？当然好，中国人穷了几千年，也该发发财了。土改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公私合营把资本家的财产收归国有，“文革”和“反右”等各种政治运动，使一个民族既不敢发财，又不追求文化，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年虽然经济高速发展，许多人富了，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道德沦丧、资源的枯竭和污染，以及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为中国社会埋下了祸根。问题是，发了财的中国人就成功了吗？这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的大问题。

贺耀飞是我的本家侄子，一名普普通通的铁路搬运工，在几乎所有鄂尔多斯人都想发大财的疯狂年代（我亦称之为“野蛮的物质主义时代”），蛰居尘世而不动摇，以其优美的文笔和朴素真实的感情揭示了当代农村的原生态状况。无论是《雪夜》还是《走向回家的路》，无论是粗鄙直率的“雷老虎”，还是美丽纯真的田英，无不是浸泡在

响沙风雪中的性情中人，散发着田野的芬芳和泥土的气息。这是一名铁路工人的孤独吟唱，也是一名草根族的才情迸发。在那个虽然大多数人都没有发财，然而却号称“全国最富裕的地方”，显得尤为珍贵和稀缺。尽管他的笔法还略显稚嫩，技巧还不够成熟，但奔涌如流的才气和大地的气息裹挟着蒙古高原的狂风，有一种锐不可挡的气势。这就是北方大汉的潜力和魅力，也是真实和原生态文学创作的力量，成为正在崛起的鄂尔多斯文坛的新生力量，也给这片文化的“蛮荒之地”点燃一支希望的蜡烛。

世界犹太人理事会主席杰克·罗森说：“成功并不应以一个人获得的多少来衡量，而应以他在取得成功的过程中克服的困难来衡量，以及在取得成功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来衡量。”因此，在庆祝贺耀飞的新书出版之际，我更希望自己的家乡能插上文化和智慧的翅膀高高飞起来，而不仅仅是一个靠出卖上帝的馈赠而一夜暴富的暴发户。犹太人说，“你发了财并没有成功，真正的成功是拥有知识和智慧”，文化和智力的寿命比金钱更长。

二〇〇八岁末于北京

序 二

张秉毅

小说的历史虽然悠久，但它现在的生态却实在不能算好。当然还有人读小说，可比以前，往近点就说一二十年前吧，真不知已少了多少倍，小说阅读早已由“大众”而“小众”，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现在是连这“小众”的情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曾留心过现在还看小说的人，得出的结论是：有一部分，是看“名著”或“名作”；还有一部分，则是看流行的通俗小说。那些既不经典也不畅销的小说，真可以说是作者没有读者。然而据统计，小说的发表和出版数量仍然可观，对此我曾一度不解，后来才知道个中缘由。原来，虽然现在好些出版物并没有多少读者，可作者却大都不服气，辛辛苦苦写出的作品，总还是千方百计要它们变成出版物，至于究竟有没有人读，有多少人读，也就不去管他了。何况，我们的好多作家大多是自负或自信的，即使现在真的没有读者，那么将来呢？下一代呢？

现在，我家乡的年轻人贺耀飞也要出版自己的小说集了，并且专程带了书稿来找我，让我作序，还让我真的犯起难来。我在年轻的时候是做过小说，也出版过小说，但后来料定自己既写不出“名著”，也写不出畅销书来，就早早知难而退。先做了几年文字编辑，后来索性专业为影视剧编脚本去了，我不操小说此业久矣！可是，难归难，作为一个已在文学界混了半辈子的“老人手”，为家乡的新人新网站来说几句话，似乎又是不容推卸的一种责任和义务。那么让我就耀飞的这两篇小说勉为其难地说几句推心置腹的话吧。

书中的两篇作品《雪夜》与《走向回家的路》，都是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前篇《雪夜》讲述了一个叫刘慧琴的年轻女子在人世间的恋爱史和短暂的婚史，她的父亲是北方某县的县长，在小地方也算显赫的家门。也许正因为如此，一个在现代年轻人看来本不会太难的婚恋问题，对刘慧琴倒有点复杂起来。县委办公室主任李涛追求她，甚至一度得到了她，可令刘慧琴真正心仪的却是一个出身于乡村的研究生张东，后来，她也坚定地选择了张东，与其结了婚。但传统的门当户对的封建观念以及现实社会的实利观还是极大地破坏和损害了她的爱情和婚姻，让她和她的爱人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后篇《走向回家的路》则是讲述了一个小城光棍的故事。雷老虎出身贫穷，一门兄弟几乎全是光棍。雷老虎面貌丑陋，长得人高马大，内心粗俗有一身蛮力。在响沙镇，雷老虎喝酒闹事，几乎就成了镇上的一害。就是这样一个连政府都难以管教的莽汉，结果却被一个更为不幸的女人所驯化，最后浪子回头，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甚至还以他自己特有的方式关爱别人。

两篇小说作品都取材于作者熟悉且自己也生活于其间的北方小城镇的生活。两篇小说都有人物，有故事，对社会风习和人情世态的描写也很逼真，亦有一定的社会信息量。从作者对其笔下人物的爱憎也表达出了创作者的价值观和对时下社会现实的批判。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三十年的历程，当今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艺术观念确实早已多元化了。耀飞作为一个正在渴望崛起的年轻的新作家，应该在思想方法上、艺术表现手法上，多多吸纳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精华，营养自己，强壮自己，最后，或可研磨出一套真正属于你自己的“文墨”，从而真正崛起于草泽，屹立于当今中国的小说之林。

这里不妨再赘言两句，对于每一个小说创作者来说，都必须解决“写什么”和“怎么写”两个问题。对于“写什么”，好像一句“写你熟悉的生活”就解决了，可对于“怎么写”，却是一个令今天无数创作者焚膏继晷、兀兀穷年，甚至需用毕生精力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对于小说的各种文本、文体，必须要下大决心去研究。另外还有小说语言，一位当代小说大师曾对我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对此，我虽稍有保留，但我明白，大师的话是对的，是小说创作的一种高标。文学

既然号称是语言的艺术，小说岂能例外？！

当代文坛，确实有一些出身寒微，不屈从命运，凭借一管秃笔，起于草泽，立于文坛的传奇英雄。耀飞正值青壮，引这些英雄为楷模而效仿之，也是很正常的事儿。但我作为一个“过来人”，就应该说真话。作家崛起于文坛，当然需要自己的发奋努力，但更需要时代的感应和风云的际会，特别是在目前这个日益实利势利的时代，究竟如何确立自己的人生目标，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确实是一个需要好自思之的大问题。连杜牧那样的大才子，当年不是也曾发出“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的感慨吗？！

最后话再回到这两篇小说上来，它们毕竟是耀飞十几年前，也就是耀飞二十出头时的“少作”，连文学史上的大家都多不悔其少作，耀飞初试身手，更应坦然淡然。何况，就这两篇小说来看，耀飞的“起点”已经不低。对于新人新作来说，我们主要应该看的是他所具备的潜质，我已说过，以耀飞和他的两篇初作来看，他是具备写出更好作品的潜质的，那么，以后的事儿，就看耀飞自己的努力了。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目 录

雪 夜..... (1)

走向回家的路..... (123)

雪 夜

北方的冬夜，一栋被白雪覆盖的二层别墅小楼矗立在周围林立的高层住宅楼群中，顶着漫天的飞雪静默在农历腊月低矮而且沉闷的天底下，显得有些鸡立鹤群的形单影只和茕茕孑立。别墅小楼被厚厚的积雪压着，仿佛一个巨大的雪丘突兀横亘在地面，只是从窗户上透射出来的幽幽的灯光还可以说明着它还包含着生命。

小楼底层是客厅，墙壁和顶棚被柔和的吊灯照得雪白，隐约可闻得见油漆和涂料的刺鼻气味。墙壁上还留着多处的大红“囍”字和悬挂着的条条彩带，在灯光的映照下反射出鳞鳞细碎的亮点，各式崭新的家具和用品一尘不染，发着亮幽幽的光泽。迎门的柱子上挂着一张大幅的双人结婚照，新郎和新娘都幸福而且甜蜜地笑着。一个二十六七岁的仍然保留着结婚时设计的婚礼盘发的女子正在用一块毛巾轻轻地擦拭着玻璃相框。女子一边擦拭相框一边会抬起头看一眼窗外，满怀心事地在等待着什么，可是收入眼中的除了飘飞的雪花之外，便是静默无声的整个冬夜，平日里城市另一面的发电厂定期排放废气的极具震撼的重度喧响听起来也仿佛在千里之外。

女子感觉到裤脚被什么固执地拉动，低头看见是自己豢养的那只小狗，她便俯下身来，把它抱在怀里，无奈地叹了口气，颓然跌坐在地上。女子抚摩着小狗的毛皮，脸孔中流露出无限的哀伤和忧愁。

坐了好久，女子无精打采地抱着小狗往二楼走去。

随着灯光的点亮，二楼的卧室里豁然开朗。房间里一样有各种喜庆饰物，一张大床上两只红枕和刺绣着龙凤的鸭绒被子还显现着全新的颜色，床头的写字台上，一对电动的玩具情侣有规律地在来回移动，碰触着嘴唇。很明显这还是一个尚未褪色的结婚用的新房，只是有些空虚和清冷。

女子掀起被子的一角钻进去，目光久久地注视着身旁的另外一只枕头，脸上愁云涌起眸中清泪滴落。女子流泪许久，把小狗放进被窝，自己倚靠着被褥躺下来，床头灯发出暗红色的柔和的光亮，把她的孤独和寂寞牵扯得丝丝缕缕。夜阑人静，女子却毫无睡意，不多时便陷入了无尽的往事和遐思之中——

时间过得可真慢，慢得好像是坐在一辆满目疮痍的老牛车上走一条崎岖不平的山间小路，踏踏的牛蹄声和吱吱的车轮声叩拍碾压着脚

下的黄土路，我像是背着很重的东西走了很长的路程，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疲乏，漂流的心一时间无法落下凡尘。当这个夜晚来临的时候，世界再一次被无边的夜色所吞噬，喧闹的世声归于平静，晚起的寒风扑打上那一扇小小的窗户，我的一颗久已麻木的心于是在这清洁冰凉的境界中，复活过来。一个人的这些日子里，我总是在静静地回想一些缠绵悱恻的往事，那些恋爱和感情生活的片段便像是过电影一样地从我脑海里走过，来得轻柔无声，去得缓慢悠长，留给我太多的失落和回想。

那是在一个月前，我的新婚男人张东走了，东离去时一双忧郁的眼睛里流露出深深的疑问和眷恋，怀着他那颗善良而矛盾的心无声无息地远去了，然而我却总能感觉得到他对于我的关爱与真情如十五之夜幽蓝的天幕上那弯皎洁明亮的月亮一样，静静地悬挂在浩瀚的宇宙中，默默地注视着我悄悄地关爱着我，伴随在我的身前身后，围绕在我的左左右右……

一股风雪撞上窗玻璃，惊扰了女子的遐思，沉思中的女子睁开了眼睛。女子眼角涌出了两行泪水，因为她看到了墙上悬挂的那把六弦琴，那把伴随她走过许多日子见证她情感经历的六弦琴；那把曾流露出美妙乐音装点她青春人生的六弦琴；那把曾给过她多少快乐欢笑与少女梦幻的六弦琴——女子禁不住泪如泉涌。女子翻身下地，摘下那把久已蒙尘的六弦琴，轻拂琴弦，琴声空灵，经久不息。聆听良久，女子遥望窗外面对长空长声呼唤：“东，你在哪里，快回来吧。”无法按捺的内心的急切叫她一刻也不能再等下去，她拿起电话拨通了男人的手机。一个多月以来男人的移动电话总是处于关闭状态，然而这回所幸算是通了，女子听到一个久违了的声音响起在电话中，多么地熟悉多么地叫她心动，慧琴，我马上动身去买火车票你等我我明天晚上就可以回家。挂了电话之后女子站起来，神色显得异常兴奋，她再次走到窗前，一双大眼睛凝望着窗外愈来愈大的飘飘飞雪。看了一会儿，女子转回身来，坐到写字台前，百无聊赖中，拿起笔在纸上写下了“雪夜，我的爱情回来了。”几个字。然后女子放下钢笔，回到床上去，回头看那只白毛小狗，小狗已经睡熟。女子嘴角绽露出美丽的笑容，把移动电话机搁在胸前，关灯睡觉，时不时地还睁眼看一看胸

脯上的手机屏幕。

夜渐渐沉落，女子的梦境寸寸上升，睡梦中的女子笑了，笑得苦涩，笑得甜蜜。这笑容一直伴随女子接续着先前的遐思再一次走进了梦幻之中。

梦幻中，女子听到了大门锁开启的声音，惊与喜之余，女子一跃而起跑到楼下，所过之处，房间里的灯一个个地打开。女子隔着玻璃向外望去，飘雪的冬夜静默无声，院子里已经被银白色的积雪完全覆盖。天空中雪还在下着，洋洋洒洒飘飘渺渺，落满了整个地面。一个被白雪包裹的夜归人伫立在台阶下，明亮的灯光中真是那个熟悉的面孔：短头发，方脸孔，一双新月眉下面是两只狭长的小眼睛，厚厚的嘴唇紧闭着。霎时间，幸福的暖流涌遍女子的全身，赶走了她这些日子以来所有的忧伤和寂寞。女子来不及穿好外衣，像一头发情的母兽一样冲出门去，扑到男人的身上，双手捧起男人的脸庞，两张脸紧紧地贴在了一起。男人抱起女人回到屋子里来，在柔和的吊灯底下，他们拉着对方的手面对面地站着，浸满泪水的眼睛对望着，多少的酸甜苦辣无数的相思眷恋一起涌上心头，说不出是悲还是喜。直到这时候，他们才明白：他和她都是对方生命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另一半儿，今生今世，他们已无法分离。女子说话的语调有些哽咽，男人的眼睛里同样噙着晶莹的泪花，他把她揽进他温厚宽广的怀抱里，她的脸紧贴着他结实的胸脯。在男人草原一样宽广的胸怀前蓝天一样澄澈的眸子大山一样强壮的臂弯中，女子像一只温驯的小羊羔，依偎在宁静的巢圈内，一任泪水在脸上静静地流淌。俩人都郑重地点点头，目光交织在一起，心灵的感应在刹那间碰撞，迸发出璀璨明亮的火花……

猛然响起的尖利的电话铃声惊扰了女子的梦境，女子猝然醒来，剧烈心跳之间张惶四顾，除了持续的电话铃声之外就是窗外已显曙色。女子慵懒地接起电话，聆听之间脸色大变，手中的话筒掉落在地，继而傻了一般呆住了。电话是男人所在的那个城市的公安打来的，男人的死讯让女子生命的鲜活和人生的希望在瞬间跌落。

还是让我们从头来讲述这个故事吧，这是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已经没有考究的意义。女子是本故事的女主人公，叫刘慧琴，男人是

本故事的男主人公，叫张东。这个故事虽然不如牛郎织女传说的流传久远，也不及梁祝化蝶故事的惊风泣雨，更比不上孟姜女哭长城的悲壮惨烈，然而它毕竟是女子亲身经历的由少女走向少妇的真实记录，是女子对于爱情婚姻与家庭态度的真实写照，或者说它是女子灰色爱情和疼痛婚姻的一个见证。

转回身去，我们的故事就开始了。

那年的南方抗洪救灾而北方干旱无雨的时候，刘慧琴大学毕业，告别了大城市的拥挤与喧嚣，坐父亲派来的小轿车回到了几千里之外的老家苏中市苏东县。自此刘慧琴结束了激情多彩的学生时代，踏入了社会生活的大门，开始了另一种全然不同的新生活。刘慧琴生活在苏东县一个层次较高的干部家庭，父亲刘昌是苏东县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母亲洪秀敏在县粮食局任局长。托祖上的福荫和父母的庇佑，他们那整个刘氏家族的亲男近女都各自在苏东县的重要部门吃着皇粮，在人口不足四十万的苏东县来说，也可谓是名门望族煊赫大户了。

尽管当前的神州大地正处在减员增效机构重组的激烈时期，人事制度的改革和下岗分流所造成的分配就业的紧张使得全中国的老百姓为之提心吊胆焦头烂额，大多数的无权无势无冠无冕的平头百姓们在成群结队地告别了昔日曾经养家糊口的安身立命之地，抱怨着流泪着哀叹着无奈着融入了街头的失业人群中，回过头再看着那些裙带关系的亲朋故旧的金钱贿赂的美色搭桥的无能而无用之徒却仍然安然无恙地吃着皇粮，于是相继爆发了一出出游行静坐请愿上访的徒劳无功的运动，又先后被驱散或者分化，逐渐安静了下去，分化成为各不相同的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小市民小人物，一边背诵着“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经典民谣一边开始了自己的命运演变和含辛茹苦，走进了现实。

但是，这张大气候的大网并没有给刘慧琴造成任何的影响与阻力，在苏东县这片小小的水面上，任何的风潮浪头在刘慧琴面前竟如平静潜息波澜不惊，使得她这尾美丽的小金鱼无关身外的大风大浪而自由穿越于缓流碧波之中。也就是离校的一个月后，刘慧琴的学生档案与劳动关系便转进了苏东县国家税务局，她由一名刚出校门的大学生成为了苏东县国家税务局的一名税务干部。局领导把刘慧琴安排在了

人教科，这部门标准是个养活闲人的地方，活杂事繁却也有章有据清闲安逸，省心也自在。

科长孙振彪是个年近五十的老头子，体瘦衣简面容清癯性格谦和，在人教科这个位子上坐就是九年，既不升迁也不贬调。人们私下里都说他是个榆木脑袋老黄牛，不靠关系也就是老死原地了。同科室的另一个办事员是魏红，别听她的名字，也是三十大几的人了，倒是保持着体态婀娜风情万种，此人能说会道也颇多心机，据说还有桃色绯闻之嫌夫妻关系也就那么一般。魏红此时正拿着一枝化妆笔对着镜子描眉；新来的办事员刘慧琴二十六七岁，长发如瀑身材窈窕气质幽雅开朗活跃，身上还保留着大学生的诸多特点，所以和那俩人截然不同相差甚远，可算是地道的一个美女佳人，真所谓万绿丛中凭添的一点鲜红。

人教科这么个巴掌大的部门，管理着全局三百多号人的教育及人事等诸多事项。得到了多方面的特别关照以及刘慧琴的初来乍到，孙科长和魏大姐在这个多事之时自然也就不敢得罪这位上面来人，倒是多了好些的讨好奉承的意思，好在科里有她不多没有她也不少。起先的一段时间，由于专业与职业的不对口以及对于业务的不熟悉，刘慧琴也无非就是整理文件报表统计帐卡资料等，做一些无关紧要随心随性的杂事，在孙科长和魏大姐的面前俨然值年的太岁决运的星君。时间久了，刘慧琴的懒散和随和最终让科里的戒备消除，从孙科长那副茶色的近视眼镜后面看得见那一双小眼睛里逐渐有了些敢于冒犯的意思。有一天的闲暇之余，孙科长就小心谨慎地和刘慧琴说话了，当时刘慧琴正沉浸在网上的QQ聊天室里，孙科长的突然问话就大大地吓了她一跳，

“小刘的电脑不错吧？”

刘慧琴赶忙站起来请孙科长坐，“我会什么呀，没事干玩儿会儿电脑，现在的大学生都玩儿的。孙叔您请坐。”

“你坐，你坐。”孙科长点燃了一支烟，“这些天辛苦你了，在大学里没有这么多事吧？”

“孙叔您别这么说，您和魏大姐比我辛苦多了。”刘慧琴把QQ关了，“大学里我学的机电专业，课程不是很紧，反正也就毕业了，您

可能没有上过大学不知道大学生活。”

“小刘呀，你是生在了新时代长在了好家庭，比我们强呐，不像我们凡事都靠自己靠不着别人。”魏红在一边听着，此时也插进话来，一张脸面笑得如同绽开的花朵，随即又转换了口气道，“小刘你别生气，现在这个社会就这样的，就得有权有势，我要是有你那么个爸爸多好。”

“魏姐真会说话。”刘慧琴听着魏红说话，脸色未改但心里涌过一丝得意，她没有接起魏红的话茬子，而是给孙科长搬过来一把椅子，孙科长并没有坐。魏红继续在一边插话道：“赶哪天去你家串个门吧，我常路过那片别墅区，可就是没有机会进去到里面。你的家吧，我猜想一定像是过去的王爷府邸。”

“魏大姐快别这样说，里头还不是一样？况且那是公家的房子，也不是我们家自己的产业，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刘慧琴委婉地答道，“真的哪天我请大姐去我们家作客，到时候您可一定要光临。”魏红听见这话，乐得从椅子上一蹦就蹿到了刘慧琴眼前，手里描眉的化妆笔差点戳在了孙振彪脸上。孙科长往旁边撤了撤身子，摇着头苦笑了笑。魏红连声道歉，讪讪着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了，又开始涂唇。

“小魏就是个长不大的孩子，什么时候你呀稳重点就好咯。”孙科长瞅着魏红无奈地说。魏红听见说她，冲着孙科长伸了伸舌头，出了个洋相，便又专心进行她的描画去了。刘慧琴开始喜欢上这个幼稚而且调皮的大姐了，她心里想着一定要请她到家里作客，满足她这个心愿——结果这个一瞬之念的决定后来证明了是错误的，就是它直接导致刘昌在晚年犯下了致命错误，也就是说女儿把一个红颜祸害间接送给了父亲，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再说魏红欢欢喜喜地沉浸在了她的美丽梦想中，办公室里也暂时安静下来，孙科长这回坐了，对着刘慧琴继续说道：

“这年头平头百姓就业多难，能分进这单位来，也就是你们这些人了，”孙科长端来自己的水杯子喝了一口水接着说，“老人的力量究竟能靠多久，还不得靠自己？趁着刘县长在位，你该做出点成绩了，不然权力过期就没有用了。”

一番话让刘慧琴的脸有些微微发红，她连连点头称是。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敲”，孙科长和魏大姐的话语虽然直率，但是一番好意又